

鄭發冒認蔣介石為胞弟秘辛

● 周谷

(彩色圖照刊第五頁)

「金陵春夢」道聽途說

「中，喧染描繪，彷彿董狐鐵筆，不容置疑，其實大有問題。」

杜撰而成，直到二十世紀八、九十年代，河南老鄉與浙江人仍舊對蔣介石

抗戰末期，我在重慶常閱讀報章

嚴慶澍，一九一九年生，江蘇蘇

祖籍和身世爭論不休，迄無定論，奇怪！怪哉！

雜誌及一些政治性的內幕報導，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、六十年來記憶猶新的

州人，戰時在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就讀，一九四六年任「大公報」記者，

歷史屢見為個人的政治目的或政治信仰，任意臧否人物，甚而不惜偽

的政治傳聞，當數河南人鄭發遠自戰地許昌千里迢迢來陪都重慶，尋找「胞弟」蔣介石一事。此事當時曾轟動

一九四七年調為臺北分館主任，一九四九年分館被查封，再調香港「大公報」工作，一九八一年病逝。

造史實，散布謠言，踐踏他人人格尊嚴，則非君子應有的作為。

重慶，如此聳動的內幕新聞，在戰時新聞嚴密管制之下，竟能迅速傳播，令我費解。

嚴慶澍在港期間寫成「金陵春夢」，其第一回「逃荒年鄭家拆骨肉，找奶媽蔣府迎新入」，以後接連數回

蔣母畢生未離故里

戰後，此事復經「大公報」記者

對蔣介石身世作不實描述，令不滿及

鄭村人。蔣介石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曾到河南鄭州前線督師，向馮玉祥領

嚴慶澍以「唐人」為筆名，據此傳說撰著半史半虛的章回小說「金陵春夢

反蔣人士稱快。後經證實此書純係他根據他人所供不實的蔣介石身世史料

導的西北叛軍展開圍攻。鄭發在許昌

家鄉看到過蔣介石的玉照，自認為長相、身貌與蔣介石極為相似，以為他就是隨母改嫁到浙江的「胞弟」三發子。三發子後改名蔣中正；中正二字寓有中州鄭氏之意，蔣又名蔣介石，介石是說他家門前那塊大石頭，有介意難忘之味；又誤認三發子數度改名，自蔣介石之名再易名周泰。當時不敢冒認，其間曾親函南京蔣委員長，久未得復，心生疑懼。

蔣介石親娘太夫人王采玉，一八六三年（清同治二年）出生於浙江嵎縣葛竹村王姓世家。王氏祖先自明初即定居嵎縣，王采玉為葛竹王氏第二十四代孫，其父王有則。王采玉十八歲時嫁奉化曹家田時在葛竹打工的竺姓青年，婚後第二年育一子，數月後殤逝，同年其夫忽染霍亂而死，悲痛欲絕，遂返娘家暫住，旋在家鄉金竹庵帶髮修行。

奉化溪口鎮上「玉泰鹽舖」老闆蔣肇聰號肅菴，一八四二年（清道光

二十二年）生於溪口老家，元配徐氏育有長子瑞生，譜名周康，學名蔣介卿號錫侯和長女蔣瑞春二人。徐氏一八八二年病逝，蔣肇聰中年喪偶，乏人照料子女，再娶店中學徒孫風琴之姊為繼室，未有生育，不到兩年染時疫而死。店中老伙計嵎縣葛竹人王賢東見狀，介紹其堂妹王采玉為繼室。一八八六年（清光緒十二年）王采玉二十三歲還俗，再嫁時年四十二歲的蔣肇聰。

王采玉一八八七年（清光緒十三年）農曆九月十五日午後在「玉泰鹽舖」樓上產一子名瑞元，譜名初為周健，四歲易為周泰，學名蔣志清，號介石，字中正。蔣介石為浙江奉化溪口鎮蔣氏第二十八代周字輩子孫，溪口蔣氏世系自蔣氏第二十五世起，字輩為五言四句：「祈斯肇周國，孝友得成章，秀明啓賢達，奕世慶吉昌。」

王采玉以後相繼為蔣肇聰育有兩女瑞蓮、瑞菊及幼子瑞青，瑞青譜名

周傳。瑞菊及其弟均幼年早逝。蔣介石九歲其父蔣肇聰於一八九五年（清光緒二十一年）病逝，享年五十四歲，其夫人王采玉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病故自宅，壽五十八歲。王采玉一生從未離開奉化、寧波、嵎縣一帶，兩次結婚對象均為其家鄉人。豈會如鄭發所指王采玉為其「親娘」，攜其弟三發子遠自開封前來南方奉化隨夫定居耶！

鄭發重慶探親始末

河南歷經戰亂，農村凋敝。一九四二年又逢天災，生活艱困，鄭發不得已才鋌而走險，遠赴重慶投靠當今「皇上胞弟」蔣介石。戰時在河南手握重兵的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豫、魯、蘇、皖總司令湯恩伯曾接見鄭發談其胞弟事，發現其人長相神態極似蔣介石，乃助其前往重慶依親生活。

鄭發到了重慶後，一度住在重慶河南同鄉會，他在同鄉會曾親口對同鄉第

九十一軍軍長時任軍政部第一補充訓練總處中將處長鄧子舉、軍事委員會參議李肖庭與姚廷芳，談起其母攜其幼弟三發子再嫁許昌府浙江紹興師爺蔣先生事，他的老鄉一再鼓勵他到重慶林森路蔣介石官邸求見。

鄭發前往蔣介石官邸請見多次被拒。一次軍委會侍從室派蔣介石盟兄

周淡游之侄、侍衛官周天聲參與接見處理。周侍衛官說鄭發神經不正常，時而語無倫次，經請示蔣介石如何處理，蔣令「交戴笠看管。」周天聲便召軍統局代局長戴笠來侍從室，交代看管鄭發事。周天聲否認蔣介石曾有認親、會面、批錢、批示等情。戴笠認為此事十分微妙，不能按帝王時代，以冒認皇親斷罪，鄭發並未觸犯任何刑事、民事法律，不宜交由法院辦理；公開否認等於間接承認；任其招謠，到處散布「兄弟」關係，亦非良策。

戴笠對之祇好優待，可自由行動

，只不許亂說。鄭發初被優待於軍統局望龍門看守所，再轉移軍統重慶白公館，最後定居於軍統貴州息烽看守所，軍統對其家鄉家小，常撥款接濟，後接其家小來息烽同住。抗戰勝利後，戴笠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墜機身亡，軍統乃將鄭發一家送回河南老家安居。

鄭發一九四六年回到家鄉後，住在開封慈悲巷四號，還會見過在重慶時的姚廷芳，且有專人照顧他的生活。許昌行政督察專員吳協唐奉令按月給鄭發二、三百斤麥子，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也按時給鄭發送生活費，並在開封公開宴請鄭發。鄭發到南京時，也有專人照顧鄭發的生活起居。

根據南京中華民國總統府舊檔記載，鄭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去南京，住在南京升州路糯米巷，十二月十三日曾以「民人鄭發」給國民政府蔣主席親啟函一件，此函內容：「竊鄭發六十二歲，原籍河南許昌靈溝鎮人，

於光緒二十五年曾在開封鄭老師福安館內求學與主席係屬同學，別後數十年，始終不克一晤。至民十八年秋，並蒙主座召見，因發離家未遇，殊覺悵然。發分別來京，晉謁無門。同學敬請崇安。」

一九四八年中國實施憲政，中華民國政府改制。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，五月二十日就任新職。鄭發再來南京，於五月二十三日從南京原址以「步兵少校」身分致函「總統府秘書長吳鼎昌轉呈大總統蔣鈞啟」，此函內容前段與一九四六年幾同，後段則謂：「至（民）三十五年，發奔至南京，蒙座派吳秘書長召見，心感莫忘。發今再來京，因許昌共匪擾亂，發不顧生死，星夜奔至南京以避危險，專呈一函懇求總座召見，解數十年渴望，幸得一見，感戴之至。」（上述兩函，均見「民國檔案」，一九九四年第一期）

鄭發致蔣介石函身分十分怪異，

前函自稱「民人」，後函則稱「步兵少校」。稱民人則應是一般人民之意，自稱步兵少校殊覺令人費解，從未聞鄭發少小從軍，也未聽說他曾執干戈衛社稷，其友人、同鄉亦從未提及位列行伍或講武堂或軍校畢業，何來此一虛銜？或係鄭發在軍統看守所所受「步兵少校」待遇之故也。

追本溯源鄭蔣非親屬

至於他在清光緒二十五年曾在開封就傅事，此說則頗值得研究。鄭發一八八五年（清光緒十一年）出生於河南許昌靈溝鎮老家，清光緒二十五年即公元一八九九年，鄭發已十五歲。這年蔣介石十三歲，在他十三歲以前從未離開過出生地溪口，就在他十三歲那年始外奉化近鄰浙江嵊縣葛溪外家，入姚宗元私塾「溯源堂」就讀。

一九〇六年（清光緒三十二年）四月，蔣介石二十歲時始首次遠離家

鄉，東渡日本東京入清華學校，冬回國。一九〇七年陸軍部新在河北保定設立「通國陸軍速成學堂」，蔣介石二十一歲時考取速成學堂第一期習武，同年考取速成學堂留日陸軍學生赴日就學，此為第二次遠離故國。

蔣介石在此出國以前，其足跡僅限於家鄉奉化和鄰縣嵊縣、寧波一帶，斯時仍在家鄉讀書，何能於一八九九年十三歲時與十五歲之鄭發同在開封鄭老師館就學。考蔣介石家世並無家人和近親曾在河南經商或為官，與鄭發同學者或另有他人，斷非奉化溪口之蔣介石，可為定論。鄭發所指其人或為浙江蔣姓人家或為蔣氏之遠房族人，蔣素重鄉誼，或以此之故接待鄭發。

鄭發在第一次函中說「民十八年秋，並蒙主座召見」一事，只是鄭發一面之詞，並無任何旁證或他人舉證，未可全信。第二次函中說：「至（民）三十五年發奔至南京，蒙總座派

吳秘書長鼎昌召見，心感莫忘。」此或有其事，但也是一面之詞。當時請見蔣介石者，多由總統府秘書長代見，是常有之事，不能就此認定蔣介石有規避接見「胞兄」鄭發之意。

鄭發不能憑蔣介石一張照片，認之與「胞弟」長相相像，就確認為其「胞弟」無疑。鄭發與其弟分別數十年，難道其弟長相一點未變，何況天下相貌相似的人也很多。浙江杭州市公安局長何雲與蔣介石長相神態相似，曾充蔣介石替身多年。何雲浙江平陽人，曾任黃埔軍校教官，浙江省政府軍事廳副廳長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電影演員古月曾演過毛澤東。古月在電影中造象的身材、神態、語調，無一不酷似毛澤東，微妙維肖，不能就此認定古月就是毛澤東。

鄭發一九五三年尚在老家，在中共黨天下之時，可能恐懼與反革命扯上任何關係，矢口否認他與蔣介石的「關係」，也不承認到過重慶和南京



找過蔣介石的舊事。何況蔣介石與鄭發之間從來沒有任何公私之間關係，鄭發何須事前一再反復強調與蔣介石

的「兄弟」關係，事後又一概否認。鄭發尋找「胞弟」一事，為二十世紀中期政治魔術，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

謊言，或是個人虛幻之冥想，又何必否認。多人又附和參與演唱，這是一個時代的鬧劇和笑話。（完）

①先總統蔣中正的母親王太夫人。

②蔣中正在十九聯隊實習時留影。